

齐民要术

五

龙藏先生



齊氏醫案崇正辨訛

戎州逸士齊秉慧有堂纂著

男

高東山較錄
瑞輯五卷

受業

楊宗煦溫如
張九錚太和
古學恆常新
較閱

王臣傑國祥

余攷諸失血之証必察五臟之脉為據心脉沉主

咯血尿血。肝脉浮。主腸風下血。脾脉數。主嘔吐。血。肺脉浮。主吐血。衄。腎脉沈。主小便淋瀝有血。脉沈小者。生。身涼者。生。脉大身熱者。死。吐血後。脈微者。可治。吐血。衄後。脉復大熱躁急者。又主死也。舒馳遠曰吐血一証。諸家以為火証。又謂肺金受傷。又謂相火燍金。是皆不明其理。而不知所由來也。益人生後。天水穀精氣所生之血。全藉脾胃氣健而為傳布。周流。設脾胃衰弱。不能傳布。血乃停蓄。萬中。然亦不遽動。或因憂患。或因忿激。勞心傷力。皆足以動。



之。若其人脾胃强健。傳布如常。血不停蓄。縱使大寒
卒臨。忿激暴起。與夫極勞其心。傷力之至。終未見吐
血也。可見吐血者。必早有停蓄也。或又無所見。而血
自動者。乃為積滿之故也。又兼有下趨大便。而不
逆者。雖皆脾胃氣虛。然胸中之陽。猶能宣布。故血不
敢犯上。而轉下行。是便血與吐血者。同源而異派。治
法。總以理脾健胃為主。其有誤傳吐血。是火病。斯言
也。貽害天下之蒼生。病者亦自謂是火。是猶飛蛾而
撲燈也。冤哉。彼不知看本氣。分辨寒熱虛實。果是火



証吐血。桃仁承氣湯。鼻衄。犀角地黃湯。弱者。或用河
間地黃飲子宜矣。若是虛証。豈不誤矣。凡內傷不足
而吐血者。又宜加味理脾滌飲。溫中散逆。脾土虛者
加味補中益氣湯。以滋化源。兼攝血歸經。水不足者
壯水之主。真火衰者。益火之原。此則一定而不可易
者也。仲景立法至詳且盡。惜卒病論十六卷起死回
生。曰。祿山兵火。散失無傳。總緣王叔和以偽撰而亂
仲景。陰陽乖舛。倒亂六經。後人以訛傳訛。醫風日趨
日下。苟非俞嘉言特出手眼。尚論三百九十法。釐

定六經剖析陰陽金針並度現身說法千古冥冥長
夜矣業醫者不讀尚論篇不識六經陰陽之理所以
遇病即錯治吐衄者百無一生予常目擊心傷不揆
鹵下敢將數十年寢食研求得力於仲景嘉言善暢
發其意鍼貶諸家啟迪後賢俾不致貽其誤以償
生平之所願也
夫吐血者非不可治醫家不得其傳不知法主理脾
健胃徒據不通之論妄與清金保肺以伐胸中之陽
終以滋陰降火伐盡脾中之陽胃陽腎陽均被耗損

其命全去。雖有善者。無能為也。

憶二十年前。醫友人魏學周吐血。冲激而出。食不

能言。其體火旺。陰虧。外見舌胎乾而口臭。

熱。終夜不寐。黑暗之中。目光如電。夫晝明夜晦。

之常。今當晦而生明。反乎其常矣。然所以然者。真陰

素虧。血復暴脫。陽無依附。而發越於外。精華並見。故

黑夜生明。乃是陽光飛墜。如星隕光流。頃卽汨沒。危

候也。藥與大養其陰。以濟其陽。方用地黃阿膠。知母

貝母。元參。側柏。童便。日服四劑。歷五旬。服藥二百劑。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而愈。由今思之。爾時識力尚欠。僅據火旺陰虧一端。殊不知吐血者。皆由脾胃氣虛。不能傳布藥中根。未能重用黃芪白朮等藥。以治病之源。而彌其後患。故病雖愈。而根未拔。明年九月厥病驟發。傾囊大吐血。竭而死矣。傷心哉。向日能用理脾健胃於養陰濟陽之中。或者根可除。而病不發。予無憾矣。凡吐血者。必兼咳嗽。以蓄血與留飲。皆由脾胃氣虛。故二証每相因。或先咳嗽而後吐血。或先吐血而後咳嗽。又或咳嗽而痰血相兼。治法總不外乎理脾健胃。

胃。世醫不得其法。不分氣血虛實。胡亂瞎撞。寒熱雜
投。以致病者。輕而重。重者危矣。
吐血之証。多有喘者。乃為中氣不足。轉運無權。
腎氣渙散。胸中之氣。不能下達。上逆而為喘。法當重
用。芪。朮。大補中氣。故紙。益智。收固腎氣。砂仁。半夏。醒
脾。開胃。黑姜。溫胃。逐痰。白蔻。宣暢。胃。膈。使中州氣旺。
健運有權。腎氣收藏。則胸中之氣。肅然下行。而喘自
止。彼皆不得其傳。謬謂黃芪。白朮。二藥提氣。死不敢
用也。



曾醫陳子□三之子。年十八。吐血甚多。既則咳唾痰。血相翕。喘促不能臥。奄奄一息。人將不堪。予曰。此証大難。非我所能及。陳子告曰。賊弟兄三人。下輩十人。皆為吐血。已死其九。僅此弱子。尚未冠。敢求先生憐而救之。余曰。非敢推諉。但恐服過清金保肺等藥。不可救也。陳子云。病雖三月。尚未服藥。皆因九子被諸醫所殺。不敢請耳。今聞先生治血神驗。故爾相懇。乃用黃芪八錢。白朮八錢。半夏黑姜各二錢。砂仁白蔻各一錢。煎服。明日陳子來寓。顏曰。昨有數位高醫。討

藥方一看。均皆縮首吐舌。詫為不祥。謂黃芪白朮提氣。是吐血者之大忌。若此重用。則必喘促加劇而立死矣。答曰。黃芪白朮提氣之說。亦嘗聞之矣。舒先生獨不聞有是說乎。且吾家九子。諸醫皆未用黃芪白朮。盡歸於死。今舒先生必有精妙之理。非尋常所能及。吾竟依法與之。今早看來。覺氣稍平。再服數劑。血亦漸止。飲食漸旺。恐其再吐。吐亦不妨。前藥不可歇手。服至六十餘劑。兼服六味地黃丸而全愈。

吾見一少年吐血。醫家任用止血諸方而強止之。



以為治得其法。殊不知死於此矣。夫吐血一証。皆由脾胃氣虛。不能傳布。法主理脾胃。健胃宣暢。胸膈使傳布如常。血不停蓄。其病自愈。粗工不明此理。希圖暫止。謬以為功。獨不思停蓄之血。敗濁之。豈能復行經絡。况敗濁不去。終為後患。壅塞胸膈。脾胃愈虧。後此新生之血。愈不得流通。以致積而復動。衝激而出。壅塞咽喉。搐入鼻管。致不得息。其死立至。醫不强止其血。必無搐死之慘。未幾少年果為積血復動。嗆搐而死矣。冤哉。繆仲醇有曰。

吐血有三訣。宜行血。不宜止血。止血。血不循經絡。而氣逆上壅也。行血。血行經絡不止。自止也。強止之。則血凝。血凝。則發熱惡食。病日痼矣。宜補肝。不宜伐肝。肝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也。補肝。亦未為盡善。養肝和肝。則肝氣平。而血有所歸。伐肝。則肝虛。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宜降氣。不宜降火。氣有餘。便是火。氣降。則火降。火降。則氣不上。血隨氣行。無溢出上竅之患。降氣。亦未可盡行。惟調之順之。降火。則必用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脾

不統血。血愈不得歸經矣。舉世往往徧用寒涼。傷脾作泄。多致不救。哀哉。

治吐血精義說

大凡虛勞之人。亡血失精。津液消耗。治之尤難。內經云。鍼藥所莫制者。調以甘藥。金匱遵之。而用小建中。黃芪建中二湯。急建其中。氣令脾胃強。而津液旺。自然精生血充。而真陰以足。余嘗攷仲景治吐血之方。載在卒病論十六卷中。崑論暴血。恨遭祿山兵火。遂湮沒無傳。自唐迄今。千有餘歲。偽撰雜出局方。甚行。

世人皆曰吐血是火病。斯言一出而治之者概用知柏歸地。悶心泥膈。欲治血而反耗血。竟致百不傷哉。其殺運使然也。國朝喻嘉言先生出。深會其旨。但用稼穡作甘之味。而酸醎辛苦在所不用。誠得神聖之心傳。為後世振聾覺瞶者善哉。嘉言有功千載。慧殫心數十年。廢寢忘餐。博攷方書。研窮經典。探賾索隱而會通之。提其綱。復挈其領。且咀嚼其義味。真無有過於嘉言先生者。觀其心法。惟健脾中之陽氣。為第一義。健脾中之陽氣。一舉有三善焉。一者脾中

之陽氣旺如天青日朗而龍雷潛伏也。一者脾中之
陽氣旺能宣散胸中窒塞之陰氣如太空不留纖翳
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飲食運化精微復生其已
竭之血也。況乎地氣必先蒸土為濕然後上升為雲
若土燥而不濕地氣於中隔絕矣。天氣不常清乎今
之方書妄引久嗽成勞痰中見血之陽証不敢用健
脾增咳為例不思咯血即有咳嗽不過氣逆上厥之
咳氣下則不咳矣而吐衄又有陰火陽火之分如感
六淫之邪氣者陽火也則宜以苦寒折之根於七情

之逆氣者乃係陰火。陰火者龍雷火也。相火也。相火居於命門寄於肝膽。所以為乙癸同源。故有龍火火之稱。肝屬木居東配震。震為雷。所以為雷火也。命門居坎北在兩腎中間。龍火居焉。故曰龍藏海底。動則火騰。所以為龍火也。龍雷二火藏肝腎中未動者知其為火也。及其一發暴不可禦。以故載陰血而上溢矣。夫龍雷之性必陰雲四合然後遂其升騰之勢。若天青日朗則退藏不動矣。凡用寒涼清火之藥者皆以水制火之常法。若施之於陰火未有不轉助其